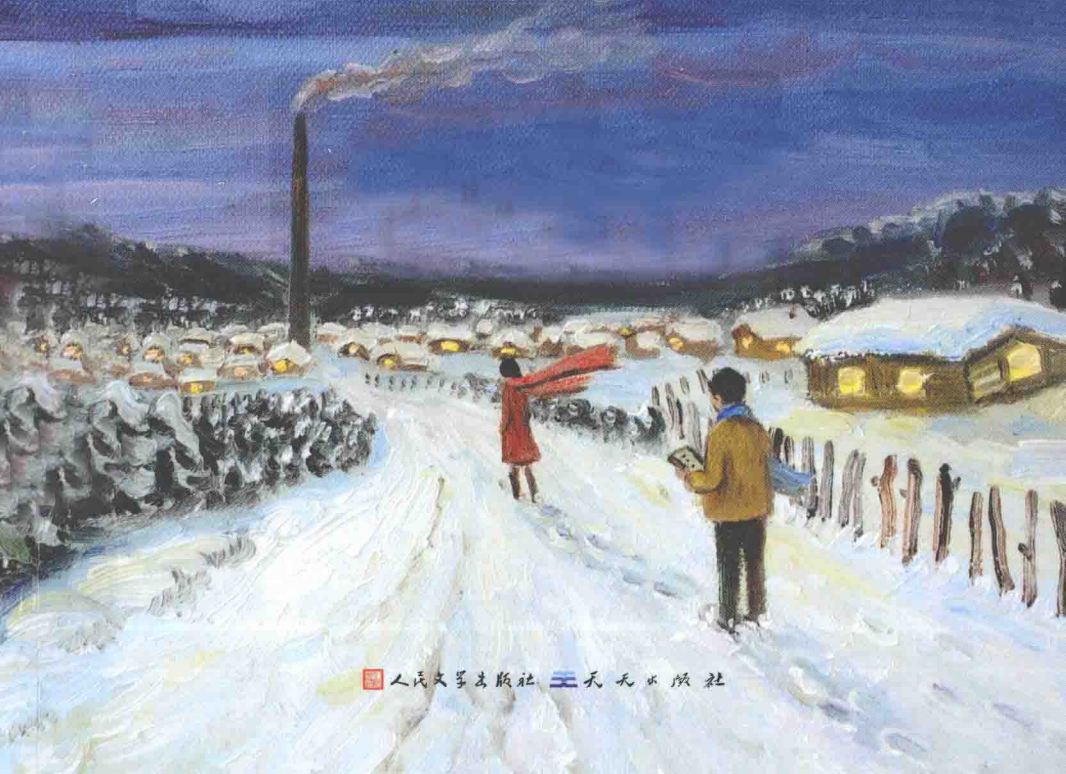


常新港
常新航
绘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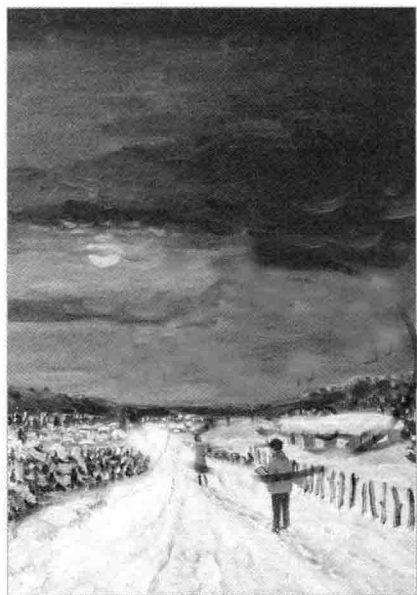
烟囪 下的 孩子

常新港经典长篇系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

烟囪下的孩子



常新港
常新航

绘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烟囱下的孩子 / 常新港著. — 北京 : 天天出版社, 2014.8

(常新港经典长篇系列)

ISBN 978-7-5016-0882-9

I. ①烟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46459号

责任编辑: 陈 莎

美术编辑: 林 蓓

责任印制: 李书森 康远超

地址: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
E-mail: tiantiancbs@163.com

印刷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张: 5.125

插页: 6

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00 千字

印数: 1-10,300 册

ISBN 978-7-5016-0882-9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飞过童年的冻土带

常新港

我八岁去的北大荒，就像是从天上掉到那片冻土地上，滚成了一个冻疙瘩，不一样的童年也就开始了。一直到今天，我都在做同一个梦：在一个蓝黑色的冬夜，我穿着很少的衣服，在街上跑，跑着跑着，我的双脚就离开了地，头朝前，四肢变成了翅膀。我飞得太快了，无法让自己停下来。我都能感到肌体的寒冷，掠过峡谷和树林，掠过草地和河流，一头扎向未知的黑暗。梦中的我和现实的我，都能感受到夜的冷。

这个梦被我的大脑永远存储了，在我劳累的时候，在我快乐的时候，在我有梦想的时候，在我沮丧想远走他乡的时候，在我想忘记童年的时候，就会有一只神秘的小手，

摁了那个键子，把我扔进蓝黑色的冬夜里，让我双脚离地，飞一次，冻一次，清醒一次，然后是心旷神怡。

这是生命的记忆。

一个人有多少生命的故事？一年四季都是故事。

故事会从早晨开始，到夜晚结束。有的故事，从黑夜开始，就在黑夜结束，并没有等到黎明。

我的童年中的每一片草地，每一座麦秸垛，每一条小河，每一栋草房子，每一道篱笆，每一条狗一头牛一匹马，每一只鸭子一只鸡一只麻雀都是故事。每一个人，大人孩子，死了的人和诞生的新生命，都是故事。每一个听说过但没见过面的人，每一个天天在一起烦得要死最后又离不开的就像是连体人的人，都是故事。每一个给我留下伤痕的人，让我懂得生命是有咸味的。每一个给我幸福的人，让我知道活下去的每一个清晨，都有暖阳和露珠。有很多人经常在我的生活中出现，但是我很快就遗忘了他们。有的人只给了我一个背影，我却能描绘出他的眼睛折射出的陌生世界。有的人打我，那是爱我，她是母亲。有的人打我，让我过早就懂得了人世间有恶有冷漠有黑暗，让我的承受力像一个男人。

.....

生命就像一辆车，它装载着太多的东西。一个作家做的跟别人不同的是，他是用心推着生命的车奔波在人生的

路上。

天天出版社要将我的长篇小说予以规划出版，我心里涌出很多的感慨。我可以把生命中的四季，生命中的冷暖，生命中难以割舍的泣血故事比较全面地呈现出来了。

我已经说过千百遍了，一个人的身体的伤痛，最容易被忘记，是可以没有记忆的。但是，内心的伤痛，是流淌在血液里和雕刻在心上的。我渴望把自己对人性的感悟书写展示出来，把人生的经历告知今天的孩子。

还有一句话，我无法改变，那就是儿童文学是讲人生的。童年时有了伤痛，之后就剩下了丝丝的幸福。这种幸福会慢慢地滋养生命，有时，你不会有感觉，但是，它又实实在在地支撑着你。

第一辑将是对童年生命的还原和记录。后面呢？是今天孩子的生活和幻想中的生活。没想到，我一接触到当下题材的时候，竟然有那么多性格迥异的孩子和千奇百怪的动物奔到我的笔下。

每一个孩子和每一只动物，都是一个谜语。作家可以是揭秘的人，也可以是跟读者一起探谜的人。

有一天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命运多舛的童年，给了我太多的压抑和不幸。那种压抑，同时压抑了一个孩子不该丢失的幻想能力。一直到我快要老的时候，这种能力才打开了一道缝隙，让想象的风吹进来。

后面即将出版的作品，可以让读者感受到这种自由的风。我将乘着这自由的风，继续我的创作，就像我一直在做着的那个不能结束的梦：飞过童年的冻土带。

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日夜于哈尔滨

contents

目 录

烟囱下的孩子

- 猜烟囱 / 3
- 漂亮猪 / 10
- 猪瘟 / 15
- “黑书”和鬼头 / 21
- 鞭子腰带 / 27
- 让顿河马开会 / 37
- 扑向荒原 / 42
- 学校播音员 / 49
- 我要爸爸! / 59
- 猪大油 / 70
- 瘸腿座钟 / 75
- 瞎编的作文都得了“优” / 81
- 跟孟老师的一次严肃谈话 / 85
- 假的真的 / 89
- “黑书”的收藏者 / 95

我的经历你的故事

引子	/ 103
我是挨打的人	/ 106
你的故事	/ 110
继续挨打的还是我	/ 120
你的故事	/ 129
我想揍别人	/ 139
你的故事	/ 145
我和我的倾心交谈	/ 153
后记	/ 156



烟囱下的孩子



猜烟囱

冬天好玩的东西不多。那时没有电视，没有手机，没有电脑游戏，只有广播。所以，我们反对这个世界。

我有两个朋友，一个是力子，另一个是砖头。这个寒假，我们三个就像浸在一个缸里的咸菜，天天泡在一起，泡尽青绿，泡掉漫长的冬天。

十二岁的年龄，我们天天站在农场的广场上看着高高的烟囱发呆。

这座烟囱有多高？我们认真猜过很多次了。

我说有二十五米。砖头骂我：“你什么眼睛啊？你长的是肚脐眼。这烟囱肯定有五十米！”

力子看了一眼砖头，突然说道：“什么五十米？我看它有一百米！你的眼睛糊上鸡屎了？”力子是故意把烟囱的高度成倍地胡说，他是在灭砖头的霸道。

砖头不傻，完全听得出来：“你的眼睛没糊鸡屎，你说烟囱有多高？”

力子说：“我听烧锅炉的老油条讲，这烟囱是二十七米，听好了，二十七米！”

有证人，有准确数字，很有说服力。我嘿嘿笑起来。

砖头一见我笑，就有气：“老油条怎么能知道这烟囱有二十七米？”

力子说：“老油条爬上烟囱，用绳子量过！”

从那时起，我一见到烧锅炉的身上总是油渍麻花的老油条，就觉得他可爱。不论人们怎么骂他脏，嘲讽他娶不上媳妇，没有一个女人要他，我还是觉得老油条可爱。

这一年，有人传说老油条二十七岁，也有人说他三十七岁了。反正，我们已经觉得他很老很老了。老油条自己也觉得自己很老很老了。

有一次，我对他说：“你把自己弄干净点儿！”

他揉了揉眼睛，也顺便把脸抹了一下，像是要把我



看清楚了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他们都叫我苞米！”其实，我的大名很雅，叫凡雨声，是爸爸和妈妈琢磨了半年起的。当我还待在妈妈肚子里时，我名字的启动仪式已经开始了。我觉得跟老油条说“凡雨声”不太合适，还是报出我的外号，跟锅炉跟大烟囱跟小山一样的煤渣子才浑然一体，有种亲切感。

果然，老油条笑着说：“苞米？苞米这名字好，油条苞米是一家啊！哪天你来我这儿，我让你洗热水澡。”

我以为老油条是客气，是玩笑话，没当回事。你想啊，一个脏兮兮的找不到女人的男人，竟然承诺让我洗热水澡！

快春节时，农场周边的男人女人，都乘坐拖拉机、马车，赶到老油条那里的澡堂洗澡。全农场只有这一个浴池，上午是女的，下午是男的。老油条忙起来，一车一车朝锅炉外面推煤渣。这一天，老油条把自己忙成了一块黑煤疙瘩。

我也想洗澡，但是，洗澡票要花一毛钱。对于我来说，有一百件比洗澡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

除夕的前一天夜里，我看见我家门前站着一个黑乎乎的人，穿着一件厚厚的大衣，像在等什么人，风一刮过来，就闻到他身上的煤灰味道。我走近了才看清是老油

条：“你站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老油条凑近了我的脸，问道：“是苞米吧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我问了好几个孩子，才知道你家在这里。”

“你找我？”

“找你洗热水澡去！”

跟着老油条去了锅炉房，我才知道锅炉工都有一个不足两米的小洗澡池子。那里面已经注满了热水，腾腾的白色热气，把锅炉房灌满了，看不见人。热气朝上走，我和老油条只能蹲下身体说话，才能看清对方的五官。

那是我长这么大，洗得时间最长、洗得最干净的一次澡。我问老油条：“你洗澡这么方便，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么脏？”

我看见老油条用大铁钩子捅着锅炉里红红的煤，回头说了一句：“没兴趣洗。”

我说：“不洗澡哪里找得到媳妇？”

“洗了澡也找不到媳妇。”

“洗干净了就找到媳妇了。”

老油条笑了，又给我的池子里加了热水。

这个澡，我一直洗到除夕的零点十分。老油条看了看摆在窗台上的一个瘸腿的小钟表，跟我说：“你这个澡，



整整洗了一年啊！”

我很满足。我盯着窗台上的瘸腿座钟问老油条：“它多大了？”

“跟我年龄一样大。”

“我长大了，一定帮你娶个媳妇。”

老油条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笑得很开心：“说话算话啊！”

我从水池里伸出水淋淋的一只手：“拉钩！”

他不跟我拉小手指头，却一把攥住我整个的手：“我等你长大啊！”

“你到底多大了？”我想，知道老油条的年龄，就知道座钟的年龄了。

老油条想了想，很认真地告诉我：“我还真不知道我多大了。”

大烟囱很牛。我觉得有一天我会爬上去，在高处朝南一望，肯定能看见北京，再使劲儿一望，就能看见非洲了。

大烟囱除了它最高以外，它的腮帮子和脸蛋上——凡是属于它的五官范围内，都挂满了珠宝一样的大喇叭。喇叭的声音像夏天的雨、冬天的雪一样飘下来，钻进人的耳

朵里。

我从大喇叭里知道了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正在修铁路，是我们国家支援他们的。我们几个还议论，咱们给他们修铁路，他们给咱们热带水果，都是什么水果呢？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吃不到呢？

力子说：“能运到北京就不错了，如果从那么远的地方运到我们这儿，还不都冻了？”

有一次，突然从大喇叭里传来一个广播找人的通知：“请十六队的队长洪献礼注意！请十六队的队长洪献礼注意！你马上火速赶回十六队！你马上火速赶回十六队！你队的仓库失火！你队的仓库失火！……”

砖头的兴致来了，捏着女播音员的腔调说道：“请力子注意，请力子注意，听到广播后，你马上像狗一样蹿回家去！你马上像狗一样蹿回家去！你家的大炕着火了，你家的大炕着火了，你家的被子正在烧着，你家的猪圈也开始烧起来了，再不回家救火，你就是一个穷光蛋了，你就是一个穷光蛋了！”

于是，力子用更高的女嗓门儿播音，播出的消息更狠：砖头家的大火不仅烧光了他家所有家当，连他家人的头发眉毛都烧光了，都烧成了恐龙蛋化石。

……两个人一直播音播得口干舌燥才住嘴罢休。